

《民国感恩县志》
记载姜焯的业绩。



他是曹雪芹的堂舅公，有红学家认为他参与了《红楼梦》原本《风月宝鉴》的写作；

他从孔孟之乡来南溟奇甸任职13年，重学兴教，严禁“高考移民”；

他打黑除恶，外御海盗，内惩奸商，严查高利贷，严打锢婢卖奸……

他，便是清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（1699年初）至康熙五十一年（1712年）任琼州府感恩县（即今东方市）知县的姜焯。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郑彤

感恩知县姜焯的琼州旧事



姜焯和曹雪芹的渊源

“假作真时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。”提起《红楼梦》和曹雪芹，很多国人都耳熟能详。据红学家考证，曹雪芹的祖父，正是康熙皇帝的红人，曾任江宁织造、巡视两淮盐漕监察御史等职的曹寅。

曹寅原配早亡后，娶了同僚李煦的堂妹李氏为妻。而李煦同样为康熙红人，并在任内阁中书、广东韶州知府之后，接任曹寅苏州织造一职达三十年。而且，李煦和曹寅一家来往密切，如他在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，就写有“路上闻臣妹曹寅之妻李氏，感激万岁命曹頫承继袭职隆恩”“臣妹已至滁州仍回江宁矣”“臣煦于三月初二日到江宁织造署内，即向臣妹宣示恩旨……臣妹李氏跪听之下，感激涕泣”等表述，称李氏为“臣妹”。

而李煦的父亲李士祯本姓姜，山东昌邑人，和姜焯的父亲姜士模是亲兄弟。生于明末的他被清军虏去后过继给正白旗佐领李西泉为子，才改姓李。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年），姜士模和族人远赴广州，请时任广东巡抚的李士祯修订刊行《昌邑姜氏族谱》。李士祯不仅为族谱作了序，还撰写了二十七条“宗训”。因此，曹雪芹是要喊姜焯堂舅公的。

此外，“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？”关于《红楼梦》作者的争议历来不少。《另说红楼》《红楼梦真相揭秘》《另解红楼梦》的作者张志坚研究称，《红楼梦》的成书过程为：小《红楼梦》原稿—《风月宝鉴》—《脂砚斋评石头记》—《金陵十二钗》—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—《红楼梦》，姜焯便参与了《风月宝鉴》的写作。

后来的事情或许姜焯也没有想到，上奏追查曹雪芹生父、江宁织造曹頫责任，并参与查处李煦亏空案的，恰恰是其前一任的感恩知县，后来到其家乡山东任巡抚、再任金都察御史巡视两淮盐政的广西人谢赐履。

重学兴教，以文聚力

“谢赐履，广西全州举人，（康熙）三十六年任。姜焯，山东昌邑人，岁贡，（康熙）三十七年任，有传。”在《乾隆琼州府志·职官志·感恩县·知县》中，有着这样的记录，而且在此篇开头，还特意标明“知县，正杂教职员照烟瘴例选调，二年半俸满候升”，称感恩知县按照边疆地区惯例选调，官员在此任职两年半后就可等待升调。姜焯在感恩待了13年，才被提拔为徐州知州。



乾隆五十四年己酉续本的《红楼梦》。

大士岩是清康熙五十八年（公元1719年），感恩知县即后来的徐州知州姜焯创建的，原为放鹤亭僧舍。

虽然几乎被朝廷遗忘，但姜焯在感恩任职期间，才兼文武，口碑不俗。《民国感恩县志》载，对于朝廷派他到边疆任职一事，姜焯表示，他也知道官场上流行“感恩昌化，不来也罢”的说法，而且不少官员都不愿来，“按感恩处海外一隅，谚曰‘感恩昌化，不来也罢’，筮仕者几以此为畏途矣”。但是他认为，能否做一名好官，和任职的地方并无关系，关键还在于构建太平社会、造福一方百姓，而且，他觉得官不在大小，关键是尽职，“国家设官任事，……而居一官必尽一官之职。凡以食其禄者忠其事，虽秩有崇卑，而本一致也。”

“要在为民上者之有实心、实政也。”姜焯如是说，也如是做。他到任后，先“以振兴文教为己任，晓黎庶以礼仪”。面对年久失修的学宫，他感慨万千，认为教育是强盛之基，人才是发展之本，必须要尊师重教，“本邑处南溟之末，无论宫墙典礼一切缺如。即殿庑户牖亦苦飓风之患，每至倾颓……然而人杰地灵，苟能自振拔，处则有功于乡，出则有功于国。学宫之美富焕若日星，当不以庙貌之崇卑分优劣也。”于是，他把“重修文庙殿庑”作为重点工程来抓，并先后捐献薪俸兴办了两座义学，请来教师教育学生，先“设义学于圣宫，捐俸延师”，又“建义学一所，前后二座共六间，于东门外四宜亭之北”，使“邑故荒陋”的感恩县书香满城。同时，他还“率教谕李茂、典史刘俊邦等续修《县志》，捐俸刊刻”。

对于群众反映的“高考移民”问题，姜焯同样高度重视。他向上级部门反映称，琼南地处偏远地区，教育基础本就薄弱，而每年的“高考”名额又基本被“高考移民”冒用，“感恩系琼郡小邑，岁科校士每考领取八名，率为外郡州县冒籍者所得”，“邑之中，求一名登甲榜者，如祥麟瑞凤。即食饩乡荐者，俱被外府冒窃”。在得到领导的支持后，他“严查顶冒”并免除对来义学读书的生童“免其本身杂差，以示鼓励”，“一时就学者四十有余人。”到了康熙四十年，感恩县“考试所拔文武诸生，皆读书义学者，而外州县不一与焉。”这种情况前所未有，大快人心，深得民意。

御寇打黑，“武”能安邦

文化育人，武备保民。

由于地处海疆，很长一段时期，感恩县民众饱受贼寇之害。如康熙十八年（1679年），就有海寇杨二、杨三等人驾着四十多艘船从澄迈县颜张港登岸，

在感恩、昌化海滨一带大肆劫掠。而在康熙四十二年，姜焯也迎来了一场恶战，而且最终取得了胜利。

对于防贼御寇，姜焯早有准备。《民国感恩县志》载，姜焯不仅“知己”，认为感恩人口稀少，民众武技疏略，“感恩弹丸小邑，僻处海隅，人户不满八百，田土抛荒，失业一二，鹄面鸠形，类皆耕多读少，以致文风颓靡，武技疏略。”同时也做到了“知彼”：“窃以为岭头、板桥、八所三港最为要害，宜添兵防御，并令水师沿海游巡，则水陆兼防，猝有海艘乘风飘突，何难灭此朝食。”他还提出了水陆并进、加强巡逻的防贼术，而且在水路巡逻上，他还综合考虑了天气状况，拟定了水师和地方相配合以及感城兵力调整等详细方案，如“度全琼海面大势顺风十日可周，或风有不顺，十八九日可周。按定一日一次，以其行船俱近岸边，一遇大风随在沿口可以湾泊，非若大洋险阻难以回避，故可决以时日也。兼责沿海地方官，每月出具哨船到境日期印结，缴报查核，庶皆实力奉行……其海上小丑，闻知有备无不远避。纵使乘风飘至，不难相机剿捕。倘或众寡不敌，亦能掣肘海面，断不敢如从前任意飘泊，旷日持久，窥伺海上也。”

对外防寇，对内打黑。姜焯走访发现，当地有不少颓靡恶习，譬如高利贷便害人匪浅，“民间偶有匮乏，借贷、典当势所不免。讵料琼属有等外来恶商，影借声势，本地土豪罔恤粉榆。遇有贫民急需，偶向此辈借贷，无不加二、加三，重利盘剥。未及周年，利浮于本，一时无力清偿。稍有不遂，控告杂职衙门，公私煅燎，每每准折子女、畜产偿人者。年年加息，岁岁输租，终于重利难清，竟至人财两失。如此之类，不可枚举”。他提请严禁高利贷，不管怎么计算，都不能利息超过本金，而且不能通过衙门逼债，而对当地“锢婢卖奸”之风，即主人阻挠婢女出嫁并任人侮辱婢女的行为，姜焯也提请严加查办，“地方结次查察，不唯洗涤淫秽，由此可挽颓风。”

揆文奋武，姜焯的这些举措，使感恩面貌一新，百姓纷纷点赞，“一时人心向化，邑人德之。”姜焯的同僚、时任临高知县的樊庶也撰文称颂：“姜子曦陆治感恩，凡利于教与养及之诸所宜兴革事，非不措施尽善，以与感之民相休息”。或许，正因如此，姜焯才敢在感恩城东的大雅山上纵情咏怀吧：崔巍形势近蓬莱，大雅芳名孰与陪……城郭已非前日旧，长留积翠映三台。周